

## 借元詩述懷

鄭國輝 (1957輝社)

輝社金禧前夕，我撰述一文「故舊重逢的詩境」，借三首唐詩闡說分析再會隔別多年的好友。如梭歲月，無情地流逝，十年又過去了。故舊重逢的情懷依舊。只是體力和精神已趨遲暮。對有些人而言，恐怕再沒有重逢的機會，能夠重逢，彌足珍貴萬分。

元朝畫家王冕寫了一首感懷詩。頗能道出年逾古稀者心境。

「對鏡添惆悵，憑誰論古今？  
山河頻入夢，風雨獨關心。  
每念蒼生苦，能憐蕩子吟。  
晚來愁更切，青草落花深。」

「對鏡添惆悵」寫出殘酷的現實。影照出皺紋佈面，白髮稀疏。不能掩飾身體逐漸衰殘。這非人力能挽回的，徒增惆悵而已。同輩的好友，有些已返天家。有些身有缺陷，行動不靈。剩下來的亦俗務纏身，不能時常聚首。

「憑誰論古今」蘊藉着幾許寂寞與蒼涼。年事已高，社交圈子也隨着縮小了。縱有滿胸牢騷，向誰訴說呢？

我最欣賞的此詩頸聯二句「山河頻入夢，風雨獨關心」。人雖老去，心仍熾熱着。「山河」是泛指社會、國家、世界。「風雨」是動盪的局面。所有大事仍切膚相關着。有人說唐以後很難找到好詩，因為所有詩情意境都被唐人用盡。這話我不大同意。就以「山河」、「風雨」二詞，本是自然現象，被歷代詩人嵌入詩句，產生出超越的意境：

「夢裡山河依舊是，眼前阡陌似疑非」 金·施宜生

「山河風景原無異，城郭人民半已非」 南宋·文天祥

「無限河山淚，誰言天地寬」 明·夏完淳

「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 北宋·黃山谷

「臥眠夜聽風吹雨，鐵馬冰河入夢來」 南宋·陸游

「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 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明·顧憲成

「往事依稀渾似夢，都隨風雨到心頭」 清·蒲松齡

王冕的「山河頻入夢，風雨獨關心」不僅有唐詩餘韻，且有青出於藍之勢呢！

王冕以畫荷花名噪一時，傳聞後世。且以元遺民的高風亮節以終。「每念蒼生苦」一句反映出他深切關懷民間疾苦。「能憐蕩子吟」道出因戰亂失散的流民呻吟，他深表同情。

「晚來愁更切，青草落花深」隱含着詩人的傷感。「落花深」表示花樣的年華，已一去不復返。青草是他的靈魂常青。雖然年紀已「晚來」了，憂國憂民之心，反而增加。這愁是天下戰亂頻仍之愁。呼應到前句「風雨獨關心」。這真是一首出類拔萃的好詩！

我們且讀另一元朝詩人劉因的感懷詩。

「相逢相飲莫相違，往事紛紛何足悲。  
別後幾經滄海淺，歸來豈止昔人非。  
此山變滅終如我，後會登臨知與誰。  
今古區區等如此，不須辛苦嘆斜暉。」

老同學重逢，可喜可賀，值得浮一大白，不可因意見不同生糾紛。往事如煙，是非成敗，榮辱得失，都付流水。不足悲悼和遺憾。自分手後大家都涉歷世事之多，如滄海般遼闊。重返故地見面未免有桃花人面之感。生物和自然風景都隨時變動着，亦有盡頭的時候，正如我的身體和此山一樣。後會雖有期，但共同登臨的伴侶可能已有變動。我認為「登臨」一詞有憑高望遠，撫今追昔之意，即杜甫詩句「花近高樓傷客深，萬方多難此登臨」。人生如歷史般，有興盛和衰亡的期限。「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不必為了日落而嘆息。這正面反駁了李商隱的「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劉因此詩對人生看法很灑脫達觀。但讀起來我總覺得有點辛棄疾的「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秋涼」的味道。我覺得神賜予健康的身心。行動不受故障。經濟稍有充裕。應爭取和享受重逢的機遇。人與人間的重逢，我在「輝社重聚點滴」一文已說得很詳盡。人與地的重逢，也是很重要的。這所謂故地重遊也。

我對馬來西亞的小島檳城的依戀和懷念已在遊記「尋夢重到檳城」描繪得淋漓盡致及感情流露無遺。十一月有參加香港同學日兼星、馬、泰之遊。我囑咐旅遊經理在吉隆坡散團後代我買一張機票飛赴檳城。居停五天，預訂東方文華賓館 Eastern and Oriental Hotel。這是英國殖民地風格的旅店，與香港的半島，新加坡的萊佛 Raffles，和非洲 Zimbabwe 的維多利亞瀑布 Victoria Fall 同級。後三間我曾寄寓過。我要在桑榆晚景時再享受一下十九世紀英國殖民地高官的生活。況且四年前我在東方文華品嚐過下午茶。見微知著，一葉知秋，服務一定是第一流。

十一月三十日從馬來半島中部的雲頂高原下來，回到吉隆坡晚餐。託馬來西亞導遊葉保民，打電話往檳城，聯絡四年前領我到各處觀光的司機沈劍文(見前檳城遊記)。他聽到我的聲音很興奮，對我的印象記憶猶鮮，並解說十二月一日他要服務一客人，不能親自在中午時到機場迎接。但他委託他的好友李先生代勞。李先生將手持我的名牌，屆時我跟他上車入城。

我的寄寓處在東方文華賓館舊翼二樓。房間有廣袤的空間，簡直是大都市內居室一單位 apartment unit。大廳右角設有書座。椅桌齊備，可供客人用電腦或處理文件。傢具、地氈、簾幕都是英國維多利亞式。高高的天花板下懸着一座電風扇。左邊旁一列法國玻璃窗。近觀泳池、花園、草坪，和指向海的大炮。有些泳客就躺在安樂椅內作太陽浴。遠眺馬六甲海峽洶浪滾滾。遼遠的北海市 Butterworth 依稀在望。入夜後那明滅的燈火在薄霧

內透露出人煙。寢室也是很龐大。一張大牀，鋪滿各式各型的枕頭。兩旁都有大型的衣櫥和衣櫃。浴室亦出奇巨得驚人。雲石砌成的地台、浴缸、兩個洗面盤。一角是玻璃門圍繞着的沙漏場。左隱晦的一角是坐廁，有小門封閉着。除了那巨大的電視螢幕外，一切陳設都是古色古香。這居停處勝於半島，萊佛，維多利亞瀑布三處。萊佛可眺望大花園。維多利亞瀑布可看到雨花煙霧。半島只能領會着彌敦道的車水馬龍。怎能及得檳城東方文華的奢華典雅，幽深寧謐，大海倚着園林。大窗外樓邊的棕櫚樹，在微風拂掃下，婀娜多姿般搖曳。後來和樓下大堂的經理閒談，方知道我這房間在一百年前英國名作家毛姆 **Somerset Maugham** 曾住過。次日晨司機沈劍文到旅館找我。他說我真是幸運兒。通常北美洲、澳洲、和亞洲的客人，賓館都安排住在新翼十四層高的大樓。舊翼最適合我這愛好歷史者。

放下行裝，步過兩條大馬路，沿檳城大道行。廚香撲鼻。就在一小型印度餐室要了一碟咖哩雞飯作裹腹午餐。回到房間淋浴。見到咖啡枱上擺滿一碟生果：芒果、蘋果、無花果、奇異果和香蕉。五彩繽紛，好看極了！旁有一白餐巾，包着刀叉。並有一華美精緻的請柬。拆開一看，原來是夜六時開始，大堂有燃點聖誕樹燈大會。請我參與，我初時以為生果是歡迎禮物，誰知每天下午都有新鮮生果送來。

行到電梯旁，正是下午六時十五分，便聽到樓下人聲嘈雜，聲浪夾着笑語。大堂正中的火樹銀花，輝煌奪目，艷光四射。圓周和直徑有多尺，高度可達天花板。男女老幼，一堆堆的圍繞在旁。每人手持一水晶杯，內載香檳，葡萄酒，烈酒或雜果汁。我隨便地行到人叢中。有一中年男子操着牛津口音的英語向我賀節，他自我介紹是英國南部 **Sussex** 人。現旅居泰國南部布吉小島已有二十多年。每逢聖誕節都來檳城訪友。在人群中穿插着很多穿了黑式制服的侍者，手捧着銀盤，內有各式小點和袖珍蛋糕給客人享用。他們川流不息地在大堂巡迴打圈。這是英國式的活動下午茶 **high tea** 啊！那英國人對一侍者說：「這位男士還未有飲品。」不久，他拿來一杯雜果汁結我。不久，一隊穿了棗紅制服，帶了綠帽的少年男女。押尾的是一同穿了黑西裝的小提琴手帶着樂器和音樂指揮，魚貫地走向大堂一角的臨時小台。隨着琴音聖誕歌聲開始了。唱到熱門的歌時，賓客也跟着合唱起來。時光倒流，整個賓館洋溢着十九世紀倫敦維多利亞式聖誕節氣氛。我環目一掃，賓客以歐洲人居多。在百份之九十白種人內夾雜少許亞洲人，尤其是印度人。非裔不見一人。

在檳城旅館內的早餐是一額外享受。四年前商貿賓館 **Traders Hotel** 內品種繁多，不勝枚舉（見前檳城遊記），東方文華的早餐是全西餐式。也林林總總，看得眼花瞭亂。最值得一提的是餐堂的環境，它緊貼着狹長形的花園，有長廊直通新舊兩翼樓宇。相隔花園是一溫室式的玻璃屋。餐室和玻璃屋都排滿椅桌。從玻璃屋步出去就是花園了。倚圍牆觀海景是清晨之樂事也。

東方文華附近有一食肆。就在第一天，我用‘午膳的印度餐室對面停車

場後。下了少許石級便是紅園，內有很多小小食店。有中國南、北風味小食，又有印度、馬來式的烹飪，真是價廉物美。三美元下便足夠一餐(如果不太餓)，中間是大膳堂，擺滿了桌椅，部份是露天，無片瓦遮身以便涼風吹入，驅除暑氣。

翌日會到司機沈劍文，他是我居停檳城時私人司機。他給我舊價錢，因馬幣轉弱，反而比四年前便宜了。我交給他「尋夢重到檳城」一文，使他知道如何給我發掘新景點。這段時期除了蛇廟故地重遊外，都是新天地如香草園，時光隧道(檳城歷史文物館)，邱氏家族龍山堂，鄭和廟……等。最辛苦的一天是往馬來半島中的金馬倫高原 Cameron Highland。早出晚歸，他收我二百美元服務費，很值得!可以彌補昔年的遺漏。此文主旨不是寫遊記。各地風光留待有機會寫東南亞遊時再詳述，我破例詳述東方文華賓館的原因，是強調人地重逢的重要性。十二月五日清晨沈劍文送我機。代我將行李拿到出口檢閱處，緊握着我的手:「請珍重，保持健康的身體，我們後會一定有期。」令我非常感動。

再回到人與人的重逢。在香港時見到張錦波，他是我輝社深交之一，他請我在旺角的海港茶樓品精美點心，嫂夫人趙羅珊有要事在九龍，亦遲些趕來和我會面。他們剛從東馬來亞的沙勞越 Sarawak 古晉市 Kuching 訪友回港。又計劃和女兒一同赴緬甸旅行。我極力遊說他們參加四月一日遊輪下墨西哥。他有點怦然心動。但要聖誕後方能決定。輝社鑽禧第一炮是由三藩市同學發動。

二零一七年是鑽禧年，是重逢的一大好機會，自金禧後十年間已凋謝了好幾位同學如蔣中寬、梁果行、黃起常、黃佑民、王曦光、李文田……悲歡離合，人生難免。若有機會人地重逢，不論是廣州、澳門或四川九寨溝，緬懷他們的足跡，這故地重逢，更餘味無窮了。

此文開卷引用了兩首元詩，對老人心境，揭隱摘微。但總有點歲月銷磨，年華漸老的傷感。我認為要正面一點，把持機會和能力，享用現有的時光，所以要鄭重介紹檳城東方文華賓館也。我現抄下元朝首席詩人薩都拉一詩作結束:

「我從京口去，君入浙東遊。  
風雨孤舟夜，關河兩鬢秋。  
出江吳水盡，接岸楚山稠。  
明日相思處，唯登北固樓。」

北固樓在鎮江，是薩都拉和友人的同遊處，人雖分手了，作人地重逢，地是大家一同曾到之處，也是挺有意義的。

蒙孫必興同學委託，撰一文作為代鑽禧班輝社報効。十年前引用了三首唐詩寫下故舊重逢的詩境作為金禧紀念，現引用三首元詩寫下區區心態作為鑽禧紀念。雖然人和地大異於元朝詩人。我相信心靈是相通的，這篇拙作別開生面，希望能為同學們接受。

---

## 一九六七年級恆社金禧籌備一、二事

周榮超 (1967 恆社)

以前每在同學日見到學長們慶祝金禧，既羨慕又期待那一天的來臨，不竟畢業五十週年而各地同學能同聚慶祝是件令人興奮之大事。

去年十月，我與樂怡到台灣、星加坡、香港、澳門等地旅遊，在香港其間，恆社同學召開大聚餐兼商討二零一七年恆社金禧慶典大事，這次參加出席的同學，有由星加坡專程飛來的社長鄭保卿，加拿大多倫多的利秀衡，更由台北飛來的劉安乾同學，這次聚餐更邀請到羅炳綿老師出席，濟濟一堂二十多人參加，高興萬分。趁着各地代表都有出席，開會商量後決定了金禧的節目時間：

- 一) 海外活動日期: 多倫多 九月二十三日 (詳情請看加拿大方面的安排)  
三藩市 十一月十一日
- 二) 香港培正同學日: 十一月十八日

多倫多和香港方面在同學日前後，都有另外活動旅行，詳情容後公佈，請各位恆社同學預留此時間，準備到時在多倫多、三藩市和香港見面，請踴躍參加。

---

## 傑社離校40年

戚嘉慧、蘇麗娟 (1977 傑社)

每次開場白我都會說，我是77年傑社戚嘉慧。一句話每一個培正人聽起來自然明白，碰到新培正朋友，一定會先問你是那一社？記得小學五年級，只有十歲的我們，合力做了一件影響我們一生的事情。我們投票選出“傑”字。從此我們就是傑社人。其實剛開始時，傑社應該是1978年畢業的，但在1976年培正改成津貼中學，中學由六年制改為五年制。所以我們畢業時變成了77年傑社。

傑社人才濟濟，畢業後成為醫生、天文學家、藝術家、教授等等的社會精英。除了學術上的成就，就在中學時期，傑社同學們，已經參加多元化的活動。如銀樂隊、朗誦隊、籃球隊、田徑隊。記得中五那年，畢業在即，同學特別覺得珍惜，當年我們在陸運會上特別努力刷新紀錄，奪取獎牌，我等“潺仔”、“書蟲”也不遺餘力做啦啦隊，在場外載歌載舞，叫足三天，最終傑社取得全場冠軍。我們全社的團結和努力收到成果，我們啦啦隊由界限街球場一直唱歌走回學校，那管街上的行人什麼看法。在畢業晚會上，還邀請香港跳高記錄保持者的傑社同學，在大禮堂示範跳高。

培正就是這樣培養成我們這班馬騮頭，亦是美國社會最重視的teamwork。多謝母校的栽培，多謝傑社。

## 天意何寬大，贈我樂情多！

楊東權 (1954 匡社)

為了參加老同學及老朋友常廣原伉儷的三喜慶典，我夫婦倆樂意接受梁錦琪同學遺孀梁施鳴玉女士的口請，當晚特意留居她家。可能由於當晚三喜慶典的餘興還未散盡，我夫婦倆和鳴玉嫂在她那豪宅的小客廳中談心，話題尤未完而已到深夜二時半才歸寢。在長達四小時的親切而又坦誠的交談中，先從香滿樓三喜宴席的菜餚的豐盛開始，聊天到人的最終的安排。我們都已七老八十的年齡，自然話題會轉入到火葬和土葬，嫂玉嫂極力勸解我不要做火化骨灰灑在太平洋的遺願。她提出天亮後到錦琪的墓地插花的建議，我們直到上午九時多才起床，嫂夫人煮了她和好友包好放在冰箱內的餛飩，招待我們作早餐。為了不用再度回到她家中，我們分別駕駛自己的車，到拉法葉市商業區泊車，在 Safeway 超市我內子買了鮮花，再坐上鳴玉嫂的車直達墓地。

聖誕節後的墓地掃墓的人不多而冷冷清清，但我們心中覺得很親切和安靜。我們在行進中，鳴玉嫂介紹沿途所見的各式的墓地，最後把我們帶到梁錦琪安眠的墓園。這是座落在山邊用石圍起來約12X8 英尺的長方形墓地，正面樹立了雲石的墓碑，左邊有一刻字雲石凳，右邊樹立雲石碑刻有梁錦琪生前的感恩名句：天意何寬大，贈我樂情多。這塊梁家花了十萬美元建成的墓地在草坪下已首先埋了梁錦琪的棺木，施鳴玉的墓碑亦已樹立作她將來安息長伴夫君之處。由於現已冬天墓園高大的楓樹，前幾天落葉飄下鋪滿墓園草地，鳴玉嫂坐在左邊的雲石凳上，一邊修剪我們買的蟹爪黃色菊花並插入花瓶中，一邊談及她和錦琪前後發現患有癌症，所以買了這塊離她家不太遠的拉法葉邊界的墓地，考慮以後子孫方便掃墓。左圖為刻有錦琪名句的雲石碑，右圖為墓園正面樹立的梁家墓碑。



非常巧合當她正坐在到處都是落葉的雲石凳上修剪菊花時，有一位墨西哥裔的墓地清潔工人來到向她致謙，說他遲了清掃墓園因他想到樹葉落盡才來打掃。說完之後立刻用吹風機把附近落葉請理乾淨，令我們深感天意何寬大啊。看見墓園乾淨整齊，把插好黃菊的花瓶擺在錦琪的墓碑前，我也很樂意攝下幾張相片留作紀念。左圖鳴玉嫂站在兩雲石碑之間，右圖為刻有人間八個美好願望的英文單字在雲石凳邊上：peace、compassion、celebration、humor、friends、joy、love、happiness。這是鳴玉夫婦經常念念不忘和一生追求的美事。



我很理解施鳴玉現在的心情，她對日後的安排和精心挑選的墓園，能給予她極大的安慰和歸宿並帶來她的美好的憧憬。作為終事從事珠寶首飾設計藝術專家的她，不難想像她在有空懷念已故丈夫時，可以在風和日暖時候來到這小小的墓園，坐在左邊的雲石凳上，那時墓園旁高大楓樹的茂密樹葉蔭下，安靜地看著有她倆在一起的相冊或讀本他和她都喜歡的書，憑吊逝去的年華和甜蜜趣事的回憶，會使人沈醉神往的。但作基督徒的我卻緊持有自己火葬的想法，我不反對鳴玉嫂的精心選擇，無論如何每個人都允許有自己的選擇。我認為人死後土葬或火葬或其他形式最終都成為塵土，根據聖經創世紀神造人就是用地按祂的形狀做好後，由祂再吹一口氣給予生命成人的（創世記二7）。骨灰（塵土）灑在太平洋則將隨著風浪瀟灑地飄回到出生的故鄉。但信耶穌的信徒屬於神的兒女的靈魂會復活而得到榮耀身體（啟示錄廿4-6），在新天新地和主同在，那時再沒有悲傷和痛苦的眼淚，直到永永遠遠（啟示錄廿一4）。